李詩選註

溫州樂清葛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相似 一本首四句云暗海思仲連遠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峯弄水涉萬壑下同

愛此從冥搜永懷臨湍遊一為滄浪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晩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賦也越即今之會稽天鏡水色也紅蕖荷花也天險禹穴蓬丘五湖俱見前○越中秋懷言越水遶乎碧山周遭而廻轉者有數千里之遙分明天鏡之相似也吾甚愛此將欲窮搜

而永遊焉自從爲客此地而見荷花之開者已十度矣又往廣陵而觀濤於曲江見海水汪洋而知天險之可畏未免令人目駭而心愁也況歸路既遥而歲亦暮矣我非一方之士也何必拘拘於此而專探於禹穴乎逝將歸於蓬萊之丘以從仙遊如其不然五湖之上亦可乘扁舟而長往也非仙則隱有何不可乎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烟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

賦也天苑天子之苑也蓬萊宮唐之內朝也杜子云蓬萊宮闕對南山輦道輦路也籍以竹爲之書其爵名於上以進內朝即今朝所門籍之類也唐制銀臺司掌奏章今通政司也

李白為待詔供奉翰林故每朝題籍而通進也金閨天子之門也淸風謂天子也○此白效古之作自叙出處之意言朝廷入乎天苑之中謁帝於蓬萊之宮靑山映乎輦道而碧樹搖於烟空通籍金閨以達銀臺而得見乎天子待詔供奉以近休光染翰抽毫以順淸風忝以文辭之麗仰承聖明之眷顧也

歸時落日晚蹀躞浮雲驄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淸歌絃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

蹀躞馬行貌紫鴛鴦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注流水養紫鴛鴦群公諸朝貴也○言每早入朝至晚而歸馬足蹀躞有若浮雲人馬飛馳自爾豪雄豈有意誇耀於人哉

朝罷回家入于門內又見紫鴛鴦之戲乎園池梧桐之蔭乎金井清歌美酒以快一時之樂列筵而坐者皆朝中之貴客也

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承上而言我之遭遇如此一時顯榮固為幸矣然而歲月易邁踪跡無常須及時而為樂早達者勝於晚遇焉晚景無多雖榮華富貴亦不得以久享也如太公垂釣八十而遇文王縱有爵位亦已老矣我則異於是也當年富之時受天子之寵耴樂宴多非此翁之可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

比也婕妤夫人皆女官名史記武帝尹婕妤邢夫人同時並
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從御數十人
來尹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曰視其形貌不足當人主
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無鹽齊之醜女也○上言承君之寵此言失寵之由以
才而見忌於人也夫士之有才猶女之有色也士以才而見
忌猶女以色而見忌也女之有秀色者自古有之越之西施
與楚東隣之子皆天下之殊艷也其蛾眉之秀麗者既不可
妬矣擁心而顰者又豈可以効乎效之恐失其真徒自增其
醜耳女之妍媸出於天就不可以人力而強為者所以尹婕
妤一見邢夫人即低頭自泣氣沮神喪自痛其不如不出一

語而心服也彼無鹽者婦人之極醜者也又安敢與西施那夫人爭妍媸乎白蓋以西施那夫人自比以無鹽比讒人也此必是明皇聽貴妃力士之讒待白之薄白不自安將求還山之時也○按此二詩前之詞似乎誇後之詞涉乎怨蓋未知道之士得則驕失則悶驕則詞多誇悶則詞多怨白之所以為狂而放也若杜子者其志在於國家之喪亂故得亦憂失亦憂甘於貧賤而不自屈其所見所立固非白之可及也

擬古十二首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天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

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與也歷歷明星之象也在天為星在地為石黃姑即河鼓星也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紈素帛也淮南子見紈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金徽州名唐隸撫武軍在吐蕃界○白擬古作也此言征夫在外室家感時而思之也謂夫天上衆星之歷歷而牽牛與織女相去不遠但隔銀河咫尺之水而已然必以時而相見一年一度七月七日是其期也烏鵲填橋以渡河為非其時將安適乎牽牛織女會必有時何獨征夫未有歸期故室家理征衣以寄之也覩紈水之氷則知天下之寒霜露獨欺乎遠客禦寒之具所以可不早備也客程不定有似秋葉之飄飖室家相思為之而瘦損矣

然所理之紈素因誰而寄之乎且征夫戍役於金微之地戍
於苦寒之鄉道路遥遠而去人稀欲寄而不可得也不過秉
月託夢而寄之耳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窓懸清光遥夜一美
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声何激烈風捲遶
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廻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
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比也言白玉堂者非天子則皆為白石之堂如漢文翁守蜀
郡為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之類也陌上桑曲名遶梁見前
○言上有高樓接乎青天下有石堂皎如白玉當月落之時
清光懸於窓月之間美人夜坐而彈柔瑟声音激烈隨風遶

深行人為之躑躅梟鳥為之廻翔瑟之感物如此非徒為說美也亦自寫心中之蘊結耳由離傷情亦所不辭惟願得與同心之人以諧篤好而已矣以喻賢者抱道自重不妄從人必俟人君致敬盡禮而後仕也如伊尹孔明之徒皆是已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賦也高北斗言其多也石火敲石出火言其速也我誰身者言既死而身即巳矣後來豈復有我身之存乎恍惚渺茫不真之狀○言白日易過自古所悲及時為樂雖云廣費亦不足惜人生世間譬之石火之光不能以少留也人亦豈能以

長存哉即此而觀有如夢寐則將來者寧復有吾身乎亦隨物而盡化矣既如石火之不留又如夢寐之假合使非及時而為樂亦徒然而已矣故不計有無買酒與比鄰而相歡共惜流光毋吝小費可也且世人之所慕者仙人也神仙有無尚在恍惚之間未足深信推吾醉中之趣甚真心康體裕至樂陶然固非渺茫恍惚者之可比也○按曰言醉中之真蓋真知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桓溫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其趣耳酒客知酒之真猶食者知五谷之真而嗜之不已也聖賢之於道也亦然推此則凡一藝之精而好之篤者皆此類也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

慇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艶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賦也清都者天帝之所居也玉樹仙樹也淮南子曰崑崙之墟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玉樹艶珍傳示皆指花言○言玉樹生於清都之中而明媚乎瑤臺之春我將扳其花而弄其秀色遠寄與天仙之人天仙在扶桑也則因香風而送至扶桑之津然此花也極世上之美艶為吾心之所珍取掇遠贈以所思者在乎伊人正欲藉此以傳一笑示吾相親之情耳○擬詩意思人而作也凡古詩之類此者不必求其人以實之恐失之鑿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

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
二疏懸天同丸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賦也神魚大魚也遺天地者言其超乎萬物之表也有才者
人之有才識者也無事猶言何事也二疏涸轍鮒俱見前○
此言春時宜乎飲酒為樂今日春風既云好矣趂此風日且
須飲燕以相歡而明日之陰晴未定恐又不能如今日之佳
也況東風笑人自處於愁苦之地不知好日難逢而良時不
再得也宜乎及時為樂吹簫所鱠費千金而買一醉亦無所
吝但欲取樂不求贏餘故通達之士遺天地外萬物而功名
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也斯人也伊誰似之惟漢之二疏輕師
傅之爵為歸田之計出餞于東門者似之也若愚夫而好惡
得失茫無所知有才之士則知乎卷舒於進退存亡有以識

其樂也彼愚人者何故自處於愁苦之地[illegible]役乞哀有酒不知自樂塊然如涸轍之鮒俯首求活於人是則可悲者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賦也運四時之序天運也閉者閉塞而不通陰氣凝而生物息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胡風胡地之風指安史之屬也六龍天子之御也荒服遠服也西荒蜀也太白金星主殺伐彗妖星也主除舊布新謂關東兵興而殺氣盛有所掃蕩而更張也鴛鴦南翔謂王師當從北征不當從南行也鷹犬謂諸將之効力者後漢陳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荀勗為中書

令羅曰奪我鳳皇池詩小雅曰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言當時遭安史之亂國步促狭天地閉而生物息矣胡寇桀鷔中國凋弊天子蒙塵而西狩于蜀勤王之師起自東方將欲掃除妖氛而光復舊業禦敵而北征者為上策扈駕而西狩者失計譬之鴛鷺本非鷙鳥胡為眷念於南翔耶尔諸將帥昔嘗效為鷹犬之勞亦有陷陣破敵之功朝廷亦嘗賞洊以高官大爵為侯為王是猶得水而成蛟龍其受恩寵可謂至矣烏得又有不足之望欲奪鳳池以窺相位則貪得之心終無饜極況以用者未必皆真材也有如北斗之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不可以簸揚徒抱虚名而無實用者乎又安得真才能為國家而擔荷者也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富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豈不朽榮名在麟閣

賦也太行之路有凡折坂勢如羊腸能摧車萬族物類也少可不多也銷鑠盡也照灼明也璀玉白也璀錯潔白而有文也麟閣見前○此言當及時而早立功名太行之路羊腸九折極其險峻摧車救馬人皆畏之世路皆似太行之險無地不然雖欲迴車避險以就安又將何所託乎且萬物凋殘邑里蕭條略無可樂之處野多白骨而戰鬪日興取富貴而求功名者不可不早圖也榮華須趂於少年時不我與恐無及矣夫物之至堅者玉也人則易壯而易衰自非崑山之玉安得潔白而光輝者長久而不變乎享榮華與富貴者身也身

沒即朽而富貴榮華亦餘物矣所不朽者名也苟有垂世之名如漢時麟閣之功臣身沒名存猶爲不朽者也可不及時以自勉乎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尔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賦而比也掃之除也蟪蛄寒蟬也玉壺酒器也入玉壺者猶言入醉鄉也舊說引費長房故事恐未然○言秋時月明客愁易生我欲掃除月色以免客愁則月色不可掃而客愁之多不可道也又況白露降而流螢飛秋景蕭條尤爲可悲且天地日月終有盡期特以人之壽數不長皆先天地而沒不

及一見之耳是猶寒蟬啼於青松之上而蟪蛄先已不得見青松之老也金丹之術可以長生豈有誤人者耶但由人之不明不能精求之耳既無長生之術又恨去世之早然則將何以免之乎惟當多飲美酒藏身於壺之中而委順於大化可也何必屑屑自計而自愁乎

其九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兎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賦也逆旅物之暫聚者也莊子之悲夫世人直物之逆旅耳更代也更嘆息言更又代而嘆息也浮榮言其榮華之不久也

○言人生於天地之間一來一去不能久居如過客然死者

竟升于天鬼降于地如人之歸也天地者乃人之所暫寓如
逆旅之舍亦暫居也是則人物天地終有銷毀之時萬古俱
為塵矣豈不可悲也夫月中之兎空自擣藥白下扶桑亦已成
薪則天地日月未免有銷毀之期人之生者必死〻為白骨
寂然無言辟之青松不復知有春矣而死者安得以復生乎
後人之嘆乎今人亦猶今人之嘆乎古人前後更相嘆息皆
如過客逆旅終不能以長存也夫天地萬物終於銷毀而同
為一塵凡功名富貴而浮榮者又何足珍乎

其十

仙人騎彩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綠玉
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
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賦也海水清淺者神仙傳麻姑云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矣倏忽易也閬風桃源俱見前○此白擬古之作遊仙之辭也言仙人騎鳳近自閬風之頂而下自言三見海水之淺而訪我於桃源之隱居遺我以綠玉之杯紫瓊之琴杯乃酌我以美酒琴乃清我之素心此二物者俱非世間所有之物其價固無比也豈徒金珠之貴而已乎琴則彈松風之風杯則勸天上之月風月與我而相知者使我長得酌美酒而開素心海水清淺我當見之世上之人何倏忽而易邁乎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賦也重〻疊而相隔也涼風秋時也秋時而荷衰也○言涉秋江之水愛此荷花之鮮扳弄荷珠蕩漾不定不復圓矣美人佳期杳隔綠雲欲以所愛荷花贈之柰何各天一方徒尓相思無由相見使我悵望於涼風之前時邁荷衰雖欲扳贈無可及矣或曰此詩當作比體如楚辭以美人目其君寓其眷戀之情也

其十二

去〻復去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路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賦也越燕南燕也陶隱居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琅玕美玉也漢水楚山望夫俱見前○此

亦託為婦人望夫之辭言其夫之在外山川阻隔不得相會
獨相思而容顏易老雖寢食間亦為之而不寧也夫久不歸
而勞於夢寐登山望極遂化為山頭之石其情之切良可悲
也○按此詩大意與前篇畧同懷君之情戀戀不忘大抵詩
乃楚辭之流白善於學騷情似屈原故其發於声歌嗟嘆者
多相似也○按擬古者擬古詩也自漢以前則以孔子所刪
三百篇為古詩自漢以後則以蘇李為古詩文選所載古詩
十九首又不知出於何代何人所作音節声韵似乎蘇李而
文彩過之或以有上東門宛洛辭兼東都為後漢之作後漢
亦近古也昭明太子直以古詩名之而序於蘇李之上以其
體製之同也晉陸士衡陶淵明擬古之作效乎此也或用其
辭而發揮之或用其意而敷演之然時有古今而材質有厚

薄之不同言辭議論声嗟氣嘆者亦不同矣雖獘精竭力擬而効之終不能相若也晉不及漢唐不及晉李白一代文人也其擬古之作材氣雖充溢而情思態度則効矣况後世乎是以知世運之益降風氣汨漓而文章日姍薄矣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瑤姬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曰天帝者猶曰天王也朝雲楚君宋玉事俱見前○此白感興之作也此述襄王神女之事盖譏之也言帝堯之女瑤姬葬于巫山之陽精彩化為朝雲來入襄王之夢然豈有心以相狎戲其曰願薦枕席者則抱錦衾於秋月之下綺席空有

蘭氣之香想像於形影之間其渺茫之迹既不可測高唐之賦亦虛傳也○按詩意非徒譏襄王而又譏宋玉之不能引君於道而以淫慝之行啓之也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爲此所譏

賦也宓妃漢書音義云宓伏同羲氏之女溺洛水爲神陳思王曹植嘗作洛神賦曰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乎若流風之廻雪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贈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大雅之士君子也○此言宓妃之事其體貌輕盈潔白而動蕩如雪爭飛如雲拂月清光了然而可見也

将觧珮以邀之歟含情留戀意若相向而不相背但見淩波微步而羅襪動乎香塵綠水不沾其衣也恍惚而来杳然若無髣髴飄颻有無為像此陳王咏洛妃辜其神交而氣合也彼神女者靈而不失其貞者也豈肯與之而同歸乎夫好色者固傷其大雅之德徒為世人之所譏且彼宓妃之有無又何足以深究乎

其三

裂素特作書将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来袛鴻務隨陽又不為我棲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賦也○按此詩用韻既無倫序詞意復爾淺狭非太白之作也豈後人補其亡闕而偽為之者歟不可得而考也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

賦也○按此詩與古風歌詩二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與下文意不相續當與古風爲正大抵李白之詩未嘗經意先儒考訂編次故差誤相仍而無歸一之說也

其五

十五學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吹松風泛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賦也泛泛舟也泛瑟者泛舟而鼓瑟也蓬闕蓬萊之闕也○此白言自少有志於仙遊者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艶曉月一笑傾城歡高節不可奪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晩不為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乗雙飛鸞

賦也傾城盡一城也炯明也凝丹赤也○此亦託為貞女自守之辭以見賢人君子雖有願仕之心不苟於從人也

其七

碣来荊山客誰為珉玉分良寶絶見棄虛持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所群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

比而賦也○按此與古風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似豈當時傳寫之誤而編次之不審乎當以古風為正

其八

嘉穀隱豐草々々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莖將安歸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焉得薦宗廟為君生光輝

賦也嘉穀々之美者也不異者不以為異也或曰異作易詒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薦宗廟以供粢稷也君者奉宗廟以主祭者也○此白以嘉穀比君子言嘉穀隱於豐草之中草既深矣而嘉穀之苗甚稀物無兩盛草茂而穀必衰矣農夫者五穀所賴以生者也農夫既不以五穀之可貴而視之同於豐草則孤莖之秀者將安歸乎常恐委棄於畎畝之中忽與秋蓬而同飄零矣安得玉粒之馨香者供粢盛薦於宗廟格於神明而為君生光輝乎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嬰之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夷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知

賦也斧扆狀如屏風畫其斧於上取其斷也天子朝諸侯之位嬰之敎貌書曰嬰嬰齋栗武王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北面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既喪成王幼即位周公相之負成王以朝諸侯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成王猶未知公之意公不敢歸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秋大熟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風拔木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反風禾則盡起蒼蠅小雅刺讒之詩也忠信者周公之誠也○寓言著以己之意

寓於歌詠之詞也白被讒乃以周公之事而寓言之自聖賢尙遭讒慝惟天知之我今被讒而獲罪者不能自白亦將質諸於天而已矣蓋以周公自况以忠信自期而啓君之自悟也按周公前事史無所考或雜出於小說之中白引用之耳

其二

揺裔雙彩鳳婉孌三青禽往還瑤臺裡鳴舞玉山岑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精衛鳥銜木空哀吟

比也彩鳳青禽喻當時諸大臣也瑤臺玉山喻朝廷也秦娥王母喻時君也精衛小鳥喻臣子也白之自謂也○白取喻之意言在朝諸大臣皆得雍容於廟堂之上以承天子休光而在已之區區者徒懷謇謇之忠欲補主闕不獲見用其情

則可哀也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清風欲傾倒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託夢遼城東

比也長安帝都也青門長安東門也秦宮長安帝宮也遼城長城起於遼東而盡於遼西唐之邊塞也○言長安春色先入都門楊柳受其吹噓嬌舞之態婀娜柔蕩若不自持喻大臣之近君者蒙恩被寵驕倨眦睚自矜其榮華若有不勝之狀也海燕還於秦宮雙飛入於簾櫳思之而不得見託爲夢寐以幸相逢而夢寐之遠又在遼城之東與秦宮相去則在萬里之外雖有夢寐亦不得遇矣喻近臣者出入禁闥與我相隔地位遥遠雖欲見之、尚不可得安能爲我之先容乎○

按白寓言三章是被讒遠山之時所作也謂之寓言者以周
公之事與海燕精衛等物取喻而寓其意也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
色心斷明月揮芳草歇柔艶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
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

賦也鄉思者白懷長安也連山〻連續而不斷者舊國長安
故都也○此白客寓他方思長安而作言涼風度海攪動鄉
思山長水遥而不得歸秋時景物傷情痛念舊京有懷耿〻
爲之揮淚而情不能已也蓋當遭亂之後白乃流寓江南而
不得歸之時乎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濵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

賦也子晉浮丘公皆仙人也猗靡情親貌二仙子晉與浮丘公也○感遇者有所遇而感乎情也首章言子晉得道而能長生浮丘公與我情親而能白日飛昇茲二仙者皆我願學而與遊者也去已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使我形於夢寐之間徒自殷勤終不可得而與親也按詩意白蓋有感於平生之相知者或遇景遇物遇事而觸發悽愴悲思之意不能自已乃形於聲歌白之相知者莫如吳筠賀知章其待詔金門供奉翰林待之如綺皓者皆二人薦之之力也感遇之詩情有所係非徒若遊仙等作而已豈真以子晉浮丘為夢想乎故

知其為吳筠賀知章也噫士遇知已死不能忘况有國士之風者耶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疎葉且稀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觴酒徒霑清露輝當榮君不采飄落欲何依

比也東籬菊即淵明之詩所謂采菊東籬也淵明九日坐菊邊無酒忽見白衣人來乃江州刺史王宏送酒也遂引杯對菊自酌○此以菊而取喻言可嘆哉東籬之菊也其莖既疎而葉又稀矣雖然不及蘭蕙之芬香亦自有芳菲之可愛也未泛盈觴之酒徒霑清露之輝當此榮茂之時不蒙見采則節過時晚菊亦衰矣終至飄落而已欲何依乎白蓋自喻遭年富之時抱可用之才不蒙錄用踐跎衰老不能有為將至

流落而無所成豈不可嘆也哉

其三

昔余聞嫦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顔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娥眉隨手會凋歇

賦也嫦娥本女名淮南子曰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得仙奔于月中紫宮天子之居也娥眉美女也隨手速也○言上古后羿之妻曾竊長生之藥以駐如雲之髮非以冶容而自美也乃欲鍊其金骨蛻形羽化遂奔于廣寒之宮笑坐於明月之內逍遙千古長得不死也若夫天子之左右薦枕席以備使令者皆秀色也多以娥眉矜其冶容自誇其美美則美矣其如不能以永久乎誇不逾時隨手而凋謝矣是則負天下之至美者惟不自美而能久

將以麗色而自恃也誇誕淫逸乃自速其亡耳此詩辭微而
意不顯不直指其人而譏刺之蓋謂貴妃之事也如杜子麗
人行之類此則尤為微而隱也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
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絕

賦也綵雲朝雲也襄王登巫山之神女去而辭曰妾在巫山
之陽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為立廟號
曰朝雲宋玉為作高唐之賦登徒子楚大夫嘗於楚王之前
短宋玉為好色王遣自辭曰有說則止無說則退宋玉作登
徒子好色賦以自解○言宋玉之事襄王也立身本自高潔
王遇巫山神女令作高唐之賦而賦多微辭是猶下里之人

歌白雪於郢都舉國中鮮有和者一皆爲之卷舌不敢發声與賡歌矣宋玉之才如此宜乎承王之寵不衰也夫何登徒子毀短宋玉於王之前而有好色之談頓王勿與出入於後宮讒言一興王心惑矣幾於無說而至於退待宋玉之恩情不及往時遂至中道而疎絕矣君臣相信之難有如此也夫以宋玉得君之深一言之間遂成疎薄况乃不如宋玉者乎○按登徒子短宋玉王名宋玉而問之玉作好色之賦以自解而楚王稱善未有中絕之事而白謂之中絕者今亦無所考矣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疎散人屢貽褊

促誚

賦也紫禁天子所居金門天子之門也帙書衣也會心與心而相契也青蠅點玉喻讒人也莊子云陽春白雪其調愈高其和彌寡誚責也○此白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也言翰林者近侍之地也晨則趨於紫禁之中夕則待乎金門之詔觀書討古得以窮其至妙之理趣有一言契於吾心者即掩卷發笑欣然若有得也蓋從古來今人心同然事迹相符者默相契也如詩之小雅而青蠅之刺讒易相點污由白雪之調高而和之者寡也惟其和寡是以致讒我本疎散之人屢貽褊促之誚惟其疎散是以致誚調不同而和寡其致誚也何足怪哉○按白才高意廣而行疎故多獲罪於人如力士貴妃之徒皆不足於白者也讒言共興白亦豈能

自安共所以不久而求還山也

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或時清風來閒倚閑一作簷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

雲天清朗朝廷清明之時也桐廬嚴陵所隱之處臨海嶠台州靈運嘗登臨海嶠之作○言方當朝廷清明之時正可以全身自保之際故雖在於翰林而心則在於林壑或遇清風之徐來閒倚闌下而長嘯志有所懷而未得遂所以舒其忿懣之氣也夫嚴陵隱於桐江靈運登乎海嶠是皆能輕富貴薄功名逍遙以自適者也我亦待夫功成之日求棄人間之事垂釣江海飄然長往遂吾疏散之願而已矣又烏能久羈於金門紫禁自詒禍從之誚乎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
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窗下宿
賦也翛翛聲之清也薄近也迴薄者轉而相薄也言竹聲之
動乎吾心也衆妙萬物之妙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尋陽紫極宮感秋而作言秋聲起於何處而我得聞之乎
乃在紫極之宮北窗之下起於竹間其竹翛然聲所出也迴
薄於吾心之内而感觸於萬古之上然此心也攬之而不盈
掬靜坐之中可以通乎衆物之妙浩然廣大自媚於幽獨不
假於外求但見白雲起自南山悠然而來宿我簷下吾心之
閑且適者若與雲而相契也
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
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唐生唐舉也戰國時人善相人燕人蔡澤遊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曰富貴知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年澤喜曰使吾食肉四十三年而終足矣史記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季主以問休咎季主告之各知所驗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令事見前○宫中秋時有感乃自嘆其平生言我之出處也蹭蹬若此雖唐舉之善相我亦懶就之相矣雖季主之善卜我亦羞與之卜也我亦自知功名富貴若此而已矣又何必問之於相與卜乎我又自悟其既往之非往者又不得而復矣惟肆志於林泉舒情於蕭散逍遙自適

乃吾之志也且世道翻覆之不定我又安能隨時碌碌之朝更夕改以取媚於人乎當如淵明之歸去秋日田家酒亦熟矣可以取醉而忘情也胡為乎而不歸乎

江上秋懷

飡霞卧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胡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颯颯之風捲沙茫茫之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

賦而比也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飡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盖仙人道引之法服食之功也號蟬鳴也裔邊也縈遶也○此白江上秋懷言飡霞而卧於舊壑之中散髮無拘不樂遠遊山蟬號於枯桑乃知天時之秋矣斯時也胡鴈別於海邊越燕辭乎江樓鴈來燕去而秋深矣颯

颯颯而捲沙霧茫茫而遶洲黃雲結乎暝色白水揚其寒流景物若此則秋之感懷者亦多矣

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蘅蘭方蕭瑟長嘆令人愁

惻愴心傷也潺湲淚流貌蘅蘭雅云似葵而香蘅蘭皆香草也以比君子蕭瑟凋殘意○上言秋景之蕭條此則言其所懷也秋而有懷悽愴自悲淚下潺湲莫之能已蘅蘭本香草也今乃蕭瑟而凋瘁矣令人長嘆而生多愁譬之君子本可用也今乃流落不遇安能不自傷乎是則其所懷者非獨為秋而然亦悲其時遇而不遇耳豈白還山之後南遊江上秋日有懷而作此歟

秋夕書懷 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悽其流浪情海懷結滄

洲霞想遊赤城始探蓬壺事旋覺天地之
賦也南渡鴈南飛也流浪流動而不滯也瀟湘滄洲赤城蓬
壺俱見前○秋夕書懷言北風吹送海上之雁南渡江湖其
聲落於瀟湘之浦我方客遊此地而感流浪之情海懷結於
滄洲霞想遊於赤城夫懷結於滄洲之海而想遊於赤城之
霞皆仙境也自瀟湘而往於彼中可以從仙人遊矣若能
至此境則舉世之物皆不足以累吾心雖天地之大亦不見
其大蓋吾無所營似覺吾身為重雖天地反為輕矣此情之
流浪而無所滯者也

澹然吟高秋閒臥瞻太清蘿月掩空幕松霜結前楹滅見息群
動獵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澹然無欲也太清天也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為天故天曰太

清滅見者滅其所見不作聰明而無為也微妙至精即老子所謂玄莊子所謂情皆言道也桃源見前○承上言情之流很輕視萬物澹然無求吟咏於高秋之時卧聽於蒼蒼之表蘿月掩於吾之空幕松霜結於吾之前楹隱居之中皆清寂之地黜吾之聰明則外物自不擾矣獨涉乎玄微則可以窮至道之精矣是皆玄玄之理長生之術惟能棄功名絕利欲者可以得之吾將入於桃花之源遊於不塵之地庶幾得玄玄之妙以保吾之長生也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為樂禍人

賦也南風謂南國也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

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声楚必無功晉祖逖與劉
琨俱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
惡声也因起舞狄琨俱有英氣每語世事中宵起坐相謂曰
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晉書史
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實佻巧之徒與祖逖散谷周貧聞
雞起舞思中原之燎火率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
者矣○此白避地司空原言懷也蓋遭祿山之亂轉客宿松
之時以晉之五胡而言祿山之事曰南風者北為胡而南為
華不競則華夏亂矣晉室中微五胡雲擾豪壁之人乃思經
濟之策劉琨祖逖亦一時之豪也聞雞起舞志在匡君而濟
時然雖有此心也未免為樂禍之人蓋幸亂而就功名者也
豈誠心於匡濟而沒々於除暴救民者哉○按祖逖劉琨事

皆有勤王靖難之志不幸琨先死而逖亦不能成大功史臣
枉筆而過議之非良史也劉琨迹雖未著而心事有可白者
不容以槩貶也祖逖已有明效達于隣夷使石勒知畏而不
敢犯為史者乃獨不知朝廷之有人誠謬史也大抵晉史多
謬三長不足之識見尤卑故不能辨賢愚辨邪正而混為一途
陳壽見不識諸葛亮況其次者乎白雖能文史林恐非其所
能因仍固陋不足深誚若杜子之見必有過於此者矣故曰
論人物言治亂李不如杜々盖有史才者矣
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嶺萬里
月雲開九江春
是此也指劉琨祖逖而言也皖水寰宇記在懷寧縣西北武
德九年析置皖縣今安慶是也司空原在皖水傍天柱山在

潛縣今潛山是也九江今江州在安慶下○言劉琨祖逖雖有匡濟之志終爲樂禍之人我則異於是矣時不可爲則潛光晦迹於皖水之濱隱于司空之原北鄰於天柱之山雪晴則見萬里之月雲開則見九江之春擇地而隱不妄從人遇亂則退以守吾常而已矣豈有幸釁樂禍之心乘時竊取功名如劉琨祖逖之所爲乎

俟乎泰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扳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

託身者隱也金鼎煉丹之器也丹有內外之名而鼎器亦有內外之殊此道即金丹之術也弄景扳星羽化之仙也玉天者猶曰玉帝也王者貴之之辭太階清真日馭河津王喬俱

見前○此承上言我雖避地以潛光然猶未得長生之道也意欲俟乎太階既平之時天下清明之際然後託身於仙隱竭力於金丹傾家貲以修藥物使年貌之長春保清真於不朽飄然羽化弄日景扳星河隨王喬以飛昇遊於清都長作玉天之賓也壽將與天而齊傾矣夫遇亂則欲全身以免禍治則欲修真以長生視功名與富貴俱爲外物吾之所慎者如此而已矣○按白所言之懷皆其素志卑劉琨祖逖以爲不足爲是大言也設以白處其地烏能爲劉琨祖逖之事乎徒以丹砂破千金之產終亦無所成就進退可謂失所據矣故劉祖之事非白之狂者所能辦也其文辭之清麗俊逸者則又不可以是而槩論去

荆州賊平臨洞庭言懷

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竅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

比也修蛇長蛇也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暴骨於此因以名湖寰宇記羿殺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淮南子曰斬修蛇於洞庭禹謨曰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枯槁窮困之狀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而作也言巴蛇橫於洞庭吞象而臨於江島羿殺巴蛇積骨成山名曰巴陵言雖涉於荒唐非吾所自撰也乃聞於楚之遺老自古有此言矣后羿既造害

又曰與三苗之國窮矣三湘之地窄矣天若崢嶸無所容吾身者人皆枯槁若無血氣而生者矣是寇盜之慘同於修蛇安得如后羿者為吾民而除斯害乎蓋司牧之不得人民罹

塗炭之苦而不能聊生也

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鴈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

思歸者欲歸於長安也去國者被放而竄逐也郢楚都也赤沙湖在洞庭西東城即鄂州也在洞庭之東故曰東城○言寇盜之禍傷殘王地擾害時民如此我則思歸而不得去國而傷悲客遊於楚途路多艱以郢都之富庶今成丘墟矣章華之高麗亦已傾倒矣風悲猿嘯木落鴈飛日隱於赤砂之湖月明於東城之草景物蕭條而人烟稀少舊日閙鬧今為戰場賊勢之熾甚為可憂也

關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叫天可聞吾將詰蒼昊

關河指中原都會之地而言也望絕者隔絕而音問之不通

也氛霧妖氣也○言荊湖之寇猖獗若此道路梗塞中國號令不通於四方我於關河之望已絕矣所望者王師之征討也即當掃除妖氛以清華夏不知何時而有此舉乎吾雖有條莫能自達吾將長呌以扣天閽天如我聽歟我將詰問致盜之由天胡弗閔我之元元使其罹此荼毒也耶盖不得於人而祈於天冀天有以掃除之也談茲俟乎人力則人謀不濟固無靖難之期矣觀此則當時君臣之玩寇殃民因可知矣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罷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賦也道者長生之術也無古今者不老也莊子云南郭綦問

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吾能外物而外生外者言內無所存也已外生矣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失道者失此道也皓老人鬢白者也南山皓即商山之四皓也○自覽鏡而書懷言得長生之道者則容顏無古今之異可以長不老矣若失此道則血氣易衰精神易耗老日至矣吾方對鏡以自照却笑鏡中之髮白如霜草乃悶心而嘆息顧影而自問曰尔之形容何至枯槁若是耶豈以不得長生之道致然也默若桃李竟無所言終為商山之老皓然白首而已矣此白雖自嘆而實自負也白之豪放雖老不衰於此可見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賦也漢賈誼文帝時在朝不久出為長沙王太傅班超初為書生相者曰虎頭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後平西域封定遠侯食邑千戶牽犢飲水隱者事也○此白田園言懷也言以賈誼之才立朝三年遂見斥謫出為長沙王太傅班超以書生之微立功邊域而封侯萬里雖皆承君之寵然未免奪於榮辱纏於憂患不得自遂其天然之真者也何似隱居之人牽犢飲水對清流以自適者乎逍遙物表樂其天真斯無憂矣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関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荒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賦也秦塞長安之地白之故鄉也楚關江南之地白之所寓也白寓江南而春日懷鄉盡夜即欲回流浪江南旅食荊湖間思歸而未得之時也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賦也綠綺琴名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曰志在流水霜鍾者山海經云豐山之鍾霜降即鳴○言蜀僧抱琴自峨眉峯而來為我一彈如聽萬壑之松声也所彈之操有流水焉洋洋盈耳可以洗我之客心蕩滌其煩慮矣又有餘響散入霜鍾感霜降之氣而即鳴也霜鍾之声亦因以清吾之聽不覺坐久而碧山之已暮也秋雲之暗乎碧山者又不知其有幾重之

源矣琴聲感人而景物淒慘使吾聽者何如而爲情乎○按此聽琴之詩可入清商之調使善音者奏之於樂章而被之於微絃之內則當與白雪陽春同一律矣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賁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潨雲外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廻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台

賦也中猶當也潨衆水也石黛石青也本草曾青生蜀中山谷及越嶲陶隱君云與空青同澤潤也緘封也○此白求百丈崖瀑布圖於崔山人言素崖丹壁之高峻上有龍潭瀑布飛流而直下此百丈崖瀑布之景也崔山人能以丹青繪寫此圖而得其真島嶼又極其縈廻以石黛而刷其幽草則草

有生意之榮以濕青而澤其古苔則苔無枯槁之色崖瀑之圖精妙如此是取真山真水可以奪造化之工矣若以此圖而相贈與我即得夫山水之真矣又何必往於天台之地見天台之山水然後為真者耶○按此圖景致絶與雁山相似山有高崖々上有龍潭溪水會于潭中飛流直下數百丈是為瀑布常作風雷声布水下匯為深淵島嶼迴環苔草蒼碧色皆滋潤與李白之詩句々相合假彼詠此尤為親切乃知天地間妙景或由於天造或出於人為不期同而自同者亦理之所必有者耳不足多怪但云百丈者比於雁山似稍劣云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

賦也世傳神農生於隨州荆州記云隨地有厲鄉村〻有厲
山〻下有穴是神農所出也穴口方一步容數十人石上有
神農廟厲鄉西有塹兩重塹西有見地謂神農宅中有九井
汲一井則八井皆動紫陽先生修道於隨有飡霞樓丹臺者
仙臺也神仙傳司馬承禎名在丹臺○此白題隨州紫陽先
生之辟也謂隨州之地古産神農性好長生習以成俗今已
久矣神農既往今有紫陽先生者復修其道早著丹臺之名
知長生之訣是亦神農之流也

喘息飡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幷

妙氣元氣也喘息飡氣即吐納之法也步虛吟者道家所唱備
言縹緲輕舉之美真聲者謂無塵俗之雜也元化者一元造
化之氣即妙氣也○李上言紫陽先生繼神農而得仙是必

有其道矣盖由身心之清淨服氣步虚道合古仙而心同元化也

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窻外曉池流階下明

樓即紫陽所建飡霞樓也白嘗於隨州紫陽飡霞樓送禅子元演序云禅子元演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莱起飡霞之孤樓煉吸景之精氣玉京天帝之所居也○上言其身心之事矣此則言其所居之地謂紫陽先生有飡霞之樓出於蓬瀛之上有昇天之鶴飛於玉京之中窻外有松雪階下有池水所居清絶又如此也

忽蛻笙歌樂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笙歌軒冕富貴事也金液丹也　太清天也○上言紫陽之事

備矣此則自言願從之遊也謂我耽樂於笙歌失情於軒冕

爾於富貴去長生之術亦遠矣所願於紫陽者惠我以金液

之丹授我以不死之藥携我飛昇絕塵寰以凌太清也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

袖石潭洗心耳羡君無紛喧一作諠高枕碧霞裏

賦也○按丹丘初居華山又居嵩山白俱有詩以贈之此云

題其山居者不知為何地也詩言東山丘壑而有石潭松林

則其地之佳致亦可見矣豈即後篇所謂潁陽之山居者也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 并序

丹丘家于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丘南

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岩映欝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

此作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厓群卜地初晦
迹興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遙通汝海月不隔嵩
丘雲

賦也同者言與之無所異也興言成文猶云出言成章也蓋
丹丘必有潁陽之作今無所考矣汝海汝水也今在汝州嵩
丘嵩山也○元丹丘新卜潁陽山居白從之遊而作是詩言
仙遊而渡乎潁水訪隱而同乎元君是元君者其才可以濟
蒼生今乃遺世而遠遁與仙人而為友卜隱居之地以自晦
其迹發辭吟咏斐然成文其所卜之居後連馬嶺之北前瞻
南嶺之鹿臺遠見汝海之月近連嵩丘之雲四圍山水之秀
誠為隱居之最勝者矣

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迹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盍頭仰青
鳥拂衣棲江濆

舉迹舉足也濆水際也青鳥見前○承上言其所卜之居如此甚得隱逸之興故我仰其清芬而相訪以相親也倚松石而談笑乃不知早晚之期然此特為一方之會而已非吾與子遨遊四方之志也更願隨王母之使作仙瀛之遊相期拂衣而棲于江濆入于滄海求蓬萊方丈之真仙而從之也又豈止於穎陽之一方而已乎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賦也新河古未有而今始鑿者也在揚子江北岸與鎮江北固山相對唐時齊公所鑿以達于江○白送舍人叔賁於

州新河因即其地作詩餞別言齊公於瓜州鑿此新河萬古亨其利而豐功偉績在生民者常常不絶與天地同其悠久也

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拔折

召南甘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召伯循行南國時嘗止其下也○此承上言所鑿新河河上有橋橋傍有閣芳樹夾道多有行列人愛此樹者如愛召伯之甘棠相戒以勿剪勿伐也何忍以拔折之乎

美閘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

閘者衝要之處設閘征稅以譏察也凡州之閘南北之衝江河之利也故曰美閘斗門者河水入江之處設爲斗門以時蓄洩也汭涯也天險見前○言瓜州爲南北往來交會之地

美關倚此以為固大險自此而設立非徒有商稅之利而實為固國之基也斗門啓閉湖海相通外水為海而海水落於斗門之下内水為湖〻平而見沙納之闊矣此新河之地利形勝然也

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来疑是龍山雪惜此花下興愴與山陽别瞻望清路塵歸来空寂滅

季父尉也弭稍停棹也山陽縣名今在淮安去瓜州西北二百餘里而水路相連清路塵者必先清路此指輦轂之下而言乃天子之所在七哀詩云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寂滅即寂寥也〇言我送季父至此新河倚棹流觀而心意喜悅但見楊花滿江而来有如龍山之雪春日花開餞别於此可惜此興不得從容愴然望山陽而相别矣吾叔此去歸于輦

轂之下以近天子之休光使我瞻望清路徒懸京師之想欲會而不可得矣歸來閉閣凄然寂寞獨處於新河沙汭之間而已也○按清路塵惟天子出行有司清路盖治道去塵使之清潔以待車駕宰相初拜則築沙堤以抵其家而已清路塵惟天子得以用之也杜子云腸斷驪山清路塵意亦相似而此云清路塵者或謂望舍人之行塵也恐行塵不敢稱為清路詩意雖相承而事義則甚別故以前說為正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賦也勞勞亭輿地志在秣陵即望遠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為臨滄觀行人分別之處○此詠金陵之勞勞亭也言送別傷心在何處乎在乎勞勞之亭也凡送別者多於亭邊折柳相

贈春風知其離別之苦也故雖春來不遣柳條之青蓋恐行人之傷心也○按此詩當是春初時在金陵送別而作不知其為誰也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此亭蓋齊朝南苑又是陸機故宅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一作秀舊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

賦也王子即王處士也好鵝愛竹皆王姓故事也苑南朝之苑也陸平原晉陸機也成都王穎表為平原太守相傳水亭是齊朝南苑後為陸平原居宅○此題金陵王處士水亭也言王子者有如王衍善於談玄而賢豪之士多在其門又如羲之之好鵝而尋乎道士如子猷之愛竹而嘯乎名園亭乃齊朝之舊苑而池光動乎華軒也地即陸機之故宅仰見明

月而遥憶往時之主人也是則水亭之美其來遠矣

掃地青玉簟為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金尊

言水亭之中主人延客為之設簟而開尊及至醉罷而歸日已晚矣但聞花枝宿鳥之相喧也今日之遊固云樂矣未知何時再來此地得以洗吾胸中之煩囂乎

題江夏修靜寺 即李北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濵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香草琴堂羃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賦也北海者李邕也白與邕為从姪白嘗自称為小阮邕為北海太守天寶中為吉温所陷詔就郡杖殺之代宗時贈秘書監舊宅在江夏後為修靜寺庭寺之庭也殿寺之殿也玉

樹嘉樹也幽人閑人而来遊者也書帶草鄭康成居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堅韌異常時人名為書帶草琴堂彈琴之堂也莊李喻門下之士也○此白題江夏脩靜寺言我家北海太守之舊宅昔當貴盛之時固為閥閱之華地矣今者門戶衰而世事去子孫不能自保已作江邊之寺也舊時所植之嘉樹不存於空庭之中舊時賓客今亦無有存者但見來往之幽人坐於高殿之上樹非舊樹人非舊人也草留書帶草存而書已矣塵蒙琴堂、存而琴已矣且平生所種之莊李今皆寂寞不成春矣門下之士又豈有一人之可倚者哉夫北海生前之名馳於海內而身死不久已不能保其所居之宅是知富貴無常而盛衰不一良可嘆也

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聯句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〻高數千文上有九峯如蓮花按
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畧而不書事絕古老之
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
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淮憩于夏侯迴之堂開
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高霽
積雪耀陰壑飛流歕陽厓韋權輿一作攉青熒玉樹色縹〻羽人
家李白

賦也妙有者生〻之理至妙者也二氣陰陽也層標山之重
疊而高舉者也歕動也青熒光也玉樹見前○按此詩首二
句已盡其大體矣後六句狀其景致物色之美也古人聯句
如此各自為對以足其意而已今人乃對句屬之他人者時

俗之拘也至於名公亦相蹈襲豈其一時之未審歟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謝秋声却笑嚴端上千今獨擅名

賦也憐愛也宛溪新安嚴端俱見前○此詩淺淡易曉但用二謝字義相似而不避者白之逸思而不拘也豈其一時信筆而未加以檢點歟大率至晚唐方入細密而過於一字之工拙乃有所諱忌耳

題東溪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至但知留一醉盤中秪有水精鹽（精一作晶）

〻賦也杜陵賢人謂東溪公也其人或李姓或居杜陵必仕而後隱者也青山在當塗南三十里謝朓築室於山南遺址猶存杜史魏太武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味御言若此鹽酒○按此乃李白之律詩也一氣渾成不事雕琢其態度語句清麗唐之諸詩人竭力為者反不能況晚唐纖細又安能望其後塵乎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〻賦也秦声秦地之声也漢楊惲書曰家本秦地能為秦声李斯上書云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呼嗚〻快耳者真秦声也敬亭在宣州本吳地出塞胡曲也律書曰樂圖云張騫傳其法

於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有出塞入塞出関入関折楊柳黄鵠隴頭水等十四曲長安秦地唐所都也○言胡人吹笛半是秦声十月之暁呉山敬亭而梅花落夫以外國之入而爲中國之樂以北鄙之音作於江南之地十月無梅花而笛中有落梅之曲也曲吹出塞而聞者皆愁蓋以虜雖未消京師陥没我雖逐臣而垂涕沾纓回望長安亂猶未已胡人遍地而天子蒙塵我亦徒慷戀主之情竟不得一有所伸也今聞胡人之笛感傷之意當何如乎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声散入春風満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賦也折楊柳曲名漢李延年二十八解有折楊柳一曲故園

白之舊居在長安也○此白在於洛城之時聞笛而思鄉也言誰吹笛声滿洛城笛有折柳之曲乃送別之辭也我之辭家亦已久矣夜聞此曲撓動鄉思誰無故園之情乎○按此詩本夜聞笛而用暗飛字面貼體親切而有巧思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

賦也倜儻不羈猶不滞也英美也鍾山在金陵鳳管簫也師襄魯樂官名孔子嘗從之學琴安可尋言其餘韻之流遠也龍吟見前○白在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言韓公吹笛瀏亮不滞而有美音風度其音繞於鍾山之下如龍吟於萬壑之水也使子晉聞之必將停其鳳管而不鳴師襄聞之必將掩其

瑤琴而不鼓皆讓韓公之笛而不敢與之偕也笛音之妙如此若餘韻渡江而去嫋嫋不絕遠達天涯入於無聲而後已也

赦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沛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

賦也雲雷德澤言君恩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日本東方國也東風長養萬物者也漢武帝時月支國使者來曰臣國去此三萬餘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當知中國有好道之君史記賈誼洛陽人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召見文帝受釐宣室因論鬼神事帝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

○白赦後遇恩不霑言天作雲雷以沛德澤朝廷赦過宥罪以施大恩則東風自日本而至長養萬物欣然皆春也白雖自迂棄而來遠夷賓服而畢獻方物也聖朝德澤之覃敷無遠弗屆何獨棄賈誼於長沙已經三年之久不聞名命而許其回朝乎又不知何時受釐於宣室夜半前席而問賈生以鬼神之事也此白以賈誼自喻誼出外而蒙宣室之召白被逐而不蒙赦後之恩才雖無愧而情則哀矣

白田馬上聞鶯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繅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

賦也白田地名黃鸝鶯也一名倉庚○在白田馬上聞鶯言五月之時黃鶯啄桑椹而鳴於桑枝之上我行既久不知歲

月之早晚聞此鸎声誤作陽春之候而不知今之為五月矣斯時也蚕事已成白田之鄉已繰絲矣而我猶未田家驅馬悠々又向前而去撫景感懷徒自捫心而悲傷也〇按此詩意必是白流於夜郎之時在道而作也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賦也風清月明葉落鴉驚皆秋景也〇此思人之詩也不知所思者為何人耳秋景淒清最為感人於此思人故尤切也〇按此詩辭意淺淡人所易曉乎又疑其音節之太軽清而詞氣之太淺露似白而恐實非白也不敢遽刪去者以衆人傳誦之熟近似者多故存之以俟知者大抵李白之詩淡而

不厭簡而有文直無徑情淺無鄙俚凡此類者似有可疑雖未遽去之而亦不得不辨也

姪守探
外甥周灝清同書

李詩選註卷十三終